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

宋 胡仔 撰

柳柳州

東坡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

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  
圖崎嶇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  
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  
常在於醎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  
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竒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  
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  
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  
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

者百無一也

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荅云大體皆好又問君愛何處荅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異可冥

繕性何由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  
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逵過曲徑通幽處禪  
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  
見露洗而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  
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  
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  
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  
之俊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

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  
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  
來草堂無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  
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  
子厚了無益殆折楊皇荂之雄易售於流俗耳

東坡云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  
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  
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

路少所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  
此心期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  
然老杜云王侯與蝼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  
特為酸楚閔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  
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退閒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  
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  
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

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洪駒父詩話云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東坡云余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真若  
劍鉞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子厚記云每風自四  
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鬱氣子厚  
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  
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捨綵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山谷云千里楓林煙雨深无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  
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  
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人相伴作漁翁右元次山

欵乃曲欵音媪乃音靄湘中節歌聲子厚漁父詞有欵  
乃一聲山水淥之句誤書欵欠少年多承誤妄用之可  
笑茗溪漁隱曰余游浯溪讀磨崖中興頌於碑側有山  
谷所書欵乃曲因以百金買碑本以歸今錄入叢話又  
元次山集欵乃曲注云欵音襖乃音靄棹船之聲洪駒  
父詩話謂欵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是不曾看元次山  
集及山谷此碑而妄為之音耳

冷齋詩話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

日出不見人歟乃一聲山水淥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下  
无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竒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  
味此詩有竒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東坡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  
為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  
竹為簟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  
枝之翠簟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  
桃竹杖歌

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  
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  
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孟東野賈浪仙

張文潛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  
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為郊島孰貧曰島為  
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  
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煙井底有甘泉釜

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  
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  
人為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鷄聲茅店月人跡  
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  
夕陽遲則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  
可以為小道無取也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鷄聲茅  
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  
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為郊島詩豈非誤邪

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勅  
氣儼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无所置才皆切  
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  
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  
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斲石破山先觀鑿迹發  
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  
哉

緬素雜記云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无本來

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余案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練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

得詩句云云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為僧居法乾寺號无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詠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晚帝曰即君何會此邪遂奪取詩卷帝慙恧下樓而去遂除島為遂州長江簿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

今是堂手錄云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時賈島詐為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



水中天麗使嘉歎久之自此不復言詩

冷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  
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渡桑  
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  
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  
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  
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

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  
食祿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  
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  
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  
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  
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

與郊異矣

笠澤叢書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  
又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  
隱天能不致罰邪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  
而死正坐是耳

玉川子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為食月者月中之蝦蟇也  
梅聖俞作日食詩云食之者三足鳥也此固因俚說以

寓其意戰國策日月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為當矣  
又月蝕詩中云歲星坐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  
覆尸无衣中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祿者董  
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麤暴亦頗知忠  
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  
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邪後卒汙朱泚偽命誅考其  
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

學林新編云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

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恠竒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  
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某切以為不然退之月食  
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玉川  
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  
行賤臣全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  
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  
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  
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

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為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而成詩邪以謂退之自為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雪浪齋日記云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

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  
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  
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  
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  
君

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

宋 胡仔 撰

李習之

石林詩話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亦非其所長故多不作耳退之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



顏若譏其徒為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翺見於遠游聯  
句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一見之後遂不復見亦可  
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不使強為  
之亦可謂善用其短也苕溪漁隱曰余讀傳燈錄言朗  
州刺史李翺謁藥山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  
麼翺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鉞翺遂贈以詩曰練得  
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  
青天水在瓶又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

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翱再贈詩曰  
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  
月下披雲笑一聲余以唐書翱本傳考之翱嘗為朗州  
刺史則傳燈錄所載是也翱未嘗為鄭州刺史古今詩  
話所載鄭州刺史李翱詩非也傳燈錄有此二詩石林  
以謂翱詩散亡無一篇存者但一見遠遊聯句而已何  
也

李長吉

緇素雜記云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虞駱駝  
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  
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徒門外又漢晉春秋曰帝  
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又唐李賀  
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  
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折  
盤仙人臨載乃潛然淚下歌曰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  
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

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  
清淚如鈆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  
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案明帝紀青龍五年三  
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李賀  
以謂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  
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疑李誤也酈  
元水經注云魏文帝黃初元年徙咸陽始皇所鑄金人  
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即與明帝所徙銅人事略

同竟未詳其旨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  
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  
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後十四年而秦亡又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時有百  
歲翁自說為兒童時已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  
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  
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注云秦始皇  
二十六年收天下兵器聚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宮庭中至此四百二十餘年故東坡贈梁道人詩云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又張天覺贈人詩  
云鶴骨飄飄紫府仙摩挲金狄不知年皆用此也

緗素雜記云李賀苦畫短詩云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  
龍按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燭龍在鴈門北蔽千委  
羽之山不見日龍銜燭以照太陰又離騷云折若木以  
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注云若木在西極謝希逸月賦  
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五臣注云扶桑日出

處若木日沒處由是知若木在西燭龍在北而李云如此真誤矣

撫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曾元精耿耿貫當中殿

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  
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  
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  
進士賀父名晉肅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為著諱  
辨一篇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避家諱嚴甚韓退之為李賀作諱  
辨當時閤然非之舉子就試題目有犯其家諱者皆託  
題目不便不敢就試而出其嚴固可知惟權文公集皆



不避其父名臯此不可解杜子美詩一部未嘗使閑字  
獨一聯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一處而  
已頃見王侍郎欽臣云舊嘗疑此以謂既不避則不應  
只犯一字後於薛樞密向家得五代時人故本較之乃  
是殷字恐好事因本朝廟諱易之而不暇省其父名也  
茗溪漁隱曰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慢  
此字在句中容或印本有誤至於汎愛容霜鬢留懽卜  
夜閑閑字乃押韻或云是闌字殊有理也鄰家閑不違

山谷謂問不違詩意乃佳王原叔作問字非也曾閃朱  
旗北斗殷介甫刊作閑字豈非臨文不諱之義乎

少陵詩總目云汎愛容霜髮留歡上夜闌而正文作卜  
夜閑非也不獨先生詩中鮮有犯其先諱兼於屬對亦  
不工矣

李衛公

蔡寬夫詩話云巴峽中有吐綬鷄比常鷄差大喙藏肉  
綬長闊幾數寸紅碧相間極煥爛常時不可見遇晴日

則向陽擺之頂首先出兩肉角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逾時乃斂李文饒詩所謂歲蕤散綬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擬是也文饒云出剡溪今詢之越人不復有予嘗自峽中攜至蘇州人皆不識則知山川風氣所產古今亦有不同也

倦游雜錄云真珠鷄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真珠鷄又名吐綬鷄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暖頷下出綬帶方尺餘紅碧

鮮然頭有翠角雙立良久悉斂於喙下披其毛不復見  
或有死者割其頸臆間亦無所覩茗溪漁隱曰廣右閩  
中亦有吐綬鷄余在二處見人家多養之不獨巴峽中  
有也王荊公有絕句云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  
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雪浪齋日記云李衛公詩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  
吏報朝鷄頗似少陵句王荊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  
落落難鍾老柏青山谷蟹詩云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

人間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常建

東坡云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以為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邪

洪駒甫詩話云丹陽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為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

得以為恨予謂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  
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  
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

嚴維

六一居士詩話云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  
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  
詩話云此一聯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  
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類茗

溪漁隱曰春水慢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  
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  
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為已  
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鶯銜泥帶落花自  
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為  
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

徐季海

山谷云越州應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地甬東所居小房

瑯琊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鰈魚水有盈縮與江潮  
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為岫徐季海題詩云孤  
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窓中列遠岫已誤用  
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  
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  
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為長嬴長嬴即恢台  
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能奴登切獸名熊屬足似麋  
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奴來切三足鼈



也今於來字韻中用法士多壞能乃是僧似鬘耳然魏  
晉人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  
大壯之壯壯牝壯之壯今言規模稱壯哉必壯字誤書  
耳魏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  
根源如古人書橋槁直直皆不成字

劉賓客

山谷云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  
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

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  
奔軼絕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  
樂天元徵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菜時不可  
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閭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  
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  
優於它文耳

呂氏童蒙訓云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  
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

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  
意雄健後殆難繼也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至廬山一寺與群僧圍爐因舉生  
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  
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隱居詩話云人豈不自知邪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  
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  
喔喔晨鷄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

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為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隱居詩話云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

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  
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  
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  
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  
雪浪齋日記云荆公喜唐人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鷄  
書於劉楚公第或以為此即儲光義詩苕溪漁隱曰此  
一聯乃夢得秋日送客至潛水驛詩非儲光義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右中允<sub>臣</sub>薩敏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程琰

謄錄監生<sub>臣</sub>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一

宋 胡仔 撰

香山居士

王直方詩話云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  
一絕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  
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故也  
然樂天賦此時年甚少

桐江詩話云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其自言兄弟中第曲折盡矣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為祖故曰自憐郡姓為儒少也

雞肋集云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叙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邪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

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圍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

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  
官九品與今制特異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宗簡  
為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猶着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  
京兆尹白頭猶未着緋衫南宮啓請無消息朝散何時  
復入銜是也後與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始登五品  
故其詩曰命服難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微前青衫脫  
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正五品必待

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為中書令着緋傳游藝為相着綠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併魚假之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贈袍魚袋詩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鵲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尚書郎復有脫刺史緋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却着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此與今制特異也其特賜者疑亦不相越唐書載牛叢為陸州刺史賜金紫辭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

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

東坡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故有詩云空詠連珠吟疊壁已亡飛鳥失驚蛇蓋謂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  
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淮  
楚之間以十為忱音不通四方然退之非閣復非橋可  
居謙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樂天綠浪東西南  
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乃皆用二音不知當時所呼通  
爾或是姑為戲也呼兒為囡音寔父為郎罷此閩人語  
也顧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之詞曰囡別郎罷  
心摧血况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為戲至今觀者為之

發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蹇平語之詞曰些一經屈宋採用後世遂為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塢猶楚人曰些嘗有士人學為騷詞皆用此三語聞者無不拊掌茗溪漁隱曰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之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

茗溪漁隱曰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



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  
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僖妓妾以償其平生所  
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  
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  
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為此也

東坡云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  
在洛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  
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

蓋悲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蓋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云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胷中函匕首雖不著所以當亦與禹錫同意古東門用袁盎事也樂天江州之謫王涯實為之故甘露之禍樂天亦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

蔡寬夫詩話云樂天聽歌詩云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  
重唱夕陽關注謂王右丞辭秦川一半夕陽關此句尤  
佳今摩詰集載此詩所謂漢主離宮接露臺者是也然  
題乃是和太常韋主簿溫陽寓目不知何以指為想夫  
憐之辭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為長短句多是五言  
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家有古  
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詩也豈非當時  
人之辭為一時所稱者皆為歌人竊取而播之曲調乎

紺素雜記云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咻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頰水牛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為酒令今兩蓋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咻云者貪也謂處於座未得酒最晚腹饜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咻尾咻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

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  
注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櫟膠牙餠乃用藍  
字蓋婪藍一也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  
酒酣發聲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  
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  
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

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顛扇牽不動綸絕沈其鉤一鼇既頓領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

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太息  
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  
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  
亦未易辦也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似亦欲置之者  
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  
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  
以德懷況欲獎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  
談也二說未知孰是

緗素雜記云唐故事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用之不  
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樂天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按天文  
志紫薇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闕  
紫薇花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  
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  
徧洛陽春又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



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  
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為故事者何遜為  
水部員外郎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詩  
賀之云老何歿後吟詩絕雖有郎官不愛詩今日聞君  
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籍答詩亦云幸有紫薇郎見  
愛獨稱官與古人同自是遂為詩人故事劉原甫嘗以  
鄭谷戲梅聖俞為梅都官然谷詩有云都官雖未是名

郎踐歷曾聞薛許昌復有李公陪雅躅豈宜鄭子忝餘  
光其自序以為薛能李頻皆嘗歷拜其曹由之振盛則  
都官之重自谷時已云然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傳樂天詩云文誇蓋世徒為爾命壓  
人頭不奈何予見李侍郎家收得樂天墨迹詩草乃云  
病壓人頭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其變不一樂  
天所謂閑徵雅令窮經史韓退之令徵前事為者今猶

有其遺習也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乃云李耳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又鉏麇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以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也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崐岡乃有土圭測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

王直方詩話云帝與九齡雖吉夢山呼萬歲是虛聲此樂天作開成上行挽詞對事親切少有其比也

茗溪漁隱曰江南人家造紅酒色味兩絕李賀將進酒

云小槽酒滴真珠紅蓋謂此也樂天詩亦云燕脂酌蒲  
萄蒲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與江南紅酒相類者乎  
王直方詩話云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樂  
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意亦相類然  
不為人所稱也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而樂  
天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世亦獨稱老杜  
茗溪漁隱曰樂天次楞伽寺詩云照水姿容雖已老上  
山筋力未全衰陳子高病起詩云照水姿容非復我上

樓腰脚不如人時稱為佳句殊不知乃體樂天詩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

宋 胡仔 撰

唐彦謙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言唐彦謙詩最善用事其過長陵  
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  
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又題溝津河亭云煙橫博望乘  
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

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為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為模式三尺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



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西崑體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景祐慶歷後天下知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為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

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隱顯固自有時哉今太白諸集猶兼行獨彥謙殆罕有知其姓名者詩亦不多格力極卑弱僅與羅隱相先後不知文公何以取之當是時以偶儷為工耳老杜詩既為世所重宿學舊儒猶不肯深與之嘗有士大夫稱杜詩用事廣傍有一經生忽憤然曰諸公安得為公論乎且其詩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廣聞者無不絕倒予為進士時嘗舍於汴中逆旅

數同行亦論杜詩旁有一押糧運使臣或顧之曰嘗亦  
觀乎曰平生好觀然多不解因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  
不羣相問曰既言無敵安得却似鮑照庾信時座中雖  
笑之然亦不能遽對則似亦不可忽也茗溪漁隱曰庾  
不能俊逸鮑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無敵也武弁何足  
以知之

隱居詩話云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  
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度

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為佳句余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撻撻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恐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石林詩話云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圯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為至到

蔡寬夫詩話云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

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  
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  
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  
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  
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  
以為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  
云

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

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  
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窻知未愛京師傳谷口  
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蔡寬夫詩話云義山詩集載有感篇而無題自注云乙  
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其中有如何本初輩自取屈釐  
誅又蒼黃五色捧掩遏一陽生之語按李訓鄭注作亂  
實以冬至日是年歲在乙卯則是詩蓋為訓注作也唐  
小說記此事謂之乙卯記大抵不敢顯斥之云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  
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  
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  
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

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  
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  
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茗溪漁隱曰人君不當  
與臣下爭能故煬帝忤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



然為人臣者亦當悟其微旨如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者亦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二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厯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

都監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  
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  
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  
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  
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  
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

絃素雜記云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

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  
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  
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  
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  
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紫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  
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  
日暖玉生煙和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  
古信然劉貢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

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詩眼云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  
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  
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  
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  
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  
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  
軍中藩籬言忠誼貫神明風雲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

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真不忝  
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  
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  
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  
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  
而聞者為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難人報曉籌  
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  
當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

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漫叟詩話云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  
溪生江之鵞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  
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  
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

桐江詩話云近時人士作四六頌德多用辭林枝葉學  
海波瀾殊不知出處乃崔珣哭義山詩也詩云辭林枝  
葉三春盡學海波瀾一夜乾非佳語耳

雪浪齋日記云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絕書中  
事退之燈花詩全似老杜所用黃裏事見前漢黃屋注  
中荆公詩曰溪邊飲啄白浮鳩浮鳩出晉志

王建

西清詩話云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  
中事羣書闕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  
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婴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獨名畫  
記言善畫亦不云工蛺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

紀嗣滕王湛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  
嘗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  
湛然非元嬰孰謂張彥遠不載邪又建宮詞云魚藻宮  
中鑲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難  
頭積漸多事見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  
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  
皆摭實非鑿空語也

陳輔之詩話云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



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唐王建宮詞舊跋云王建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

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  
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倣此體者雖有數家  
而建為之祖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三

宋 胡仔 撰

杜牧之

石林詩話云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昭陵之句江輔之謫官累年後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為御史引牧詩為證

以為怨望遂復罷

潘子真詩話云顏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  
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  
一麾之即左遷始平太守也杜牧清時有味是無能閒  
愛孤雲靜愛僧乞得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山  
谷云愛閒愛靜求得一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  
是麾之訓即漢嚴助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紺素雜記云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

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  
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為阮始  
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為吏部  
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  
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游原詩云擬把  
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  
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  
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

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  
使麾得請印垂腰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  
麾行又云竟獲一麾行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高齋詩話云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騂酪從  
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  
酪也茗溪漁隱曰撫遺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  
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人享齋盡一小盎則唐人用  
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

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  
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  
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  
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  
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  
任轉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有賜  
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是滿  
朝承雨露共看轉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

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慙汗仰皇局蓋學老  
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  
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隱居詩話云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  
世傳木蘭詩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  
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  
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與畫眉幾度思  
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木蘭篇願馳千里明馳足千里  
送兒還故鄉明字多誤作鳴馳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  
則行千里茗溪漁隱曰余讀古樂府木蘭篇云願馳千  
里足送兒還故鄉止此而已駒父乃云如此疑其誤也  
潘子真詩話云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无  
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牧之題李西平宅  
詩云受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亦即舊為新之一端也  
潘子真詩話云南豐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鑄玉石

珠瑰金礫棄擲灑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牧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又言津陽門詩長恨歌連昌宮詞俱載開元間事微之之詞不獨富艷至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委任責成治之所興也祿山宮裡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險詖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稹之敘事遠過二子隱居詩話云杜牧好用故事仍於事中復使事若虞卿

雙璧截肪鮮是也亦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春初無糜字

隱居詩話云杜牧晚晴賦忽引舟子深灣觀八九之紅芰婉然如婦孺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為荷花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雩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此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鬪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龍鬪韓自河陽還汴但道經時

門豈復覩當日之鬪龍邪

洪駒父詩話云牧之未雩何龍鮑欽止謂予言古本是未雲何龍當以此為是

遜齋閒覽云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尤鱸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溫庭筠

三山老人語錄云六一居士喜溫庭筠詩雞聲茅店月  
人迹板橋霜嘗作過張至祕校莊詩云鳥聲梅店雨野  
色柳橋春效其體也

雪浪齋日記云溫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又蝶  
翎胡粉重鷓鴣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  
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茗溪漁隱曰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  
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

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閒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  
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

杜荀鶴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无復李杜豪放之格  
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杼思尤艱每有所得必  
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  
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  
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

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苔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居士詩話為誤後又看幕府燕閒錄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高齋詩話云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

好對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

韓致元

西清詩話云韓偓詩鵝兒唼唼梳黃背鳳子輕盈膩粉  
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為鳳子

遜齋閒覽云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為後人嫁其名  
於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元侍郎無題二  
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偓叙中亦具載其事又嘗  
見偓親書詩一卷其裊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偓



詞致婉麗非疑言余有香奩集不行於世凝好為小詞  
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凝之香奩集乃浮艷小詞  
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為凝作  
也

借對

東坡云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換牙  
緋杜子美詩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以飲子對懷君  
亦齒錄牙緋之比也

漫叟詩話云荆公和人詩以庚桑對五柳黃者日對白  
雞年此名借對不特此也如李白詩水衝雲女碓風掃  
石楠花皆此類也

禁臠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高不下萬木幾  
經秋以下對秋蓋夏字聲同也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  
家殘春紅葉在終日子規啼以子對洪以紅對子皆假  
其色也閑聽一夜雨更對栢巖僧住山今十載明日又  
遷居以一對栢以十對遷假其數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竈術那免白頭翁韓退之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借丹對白借爵對魚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諸人遂立以為格賈島卷簾黃葉落開戶子規啼崔峒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為例以為假對勝的對謂之高手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半夜鐘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舫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溫庭筠詩亦云悠然逆旅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鐘庭筠詩多續在白樂天詩後

石林詩話云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公

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詩眼云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鐘至唐詩人如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鐘邪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

學林新編云世疑半夜非打鐘時某案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

熟食清明

迂叟詩話云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本

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贈非常賜例也

本事詩云唐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又請之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

西清詩話云張籍寒食內宴詩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燾

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廚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  
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  
不敢問行由乃知唐清明宴百官亦皆冷食又至夜而  
罷

紺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  
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飴嘗疑此字因讀毛  
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即今賣飴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  
有飴字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



至宋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  
暖賣餠天亦用鄭箋吹簫賣餠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  
功遠矣余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  
無寒食春來不見餠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  
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遥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  
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考功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  
雲卿之詩蓋沈宋同仕武后朝故所傳容有訛繆所未  
詳也寒食清明多用餠粥事如李義山詩云粥香餠白

杏花天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著早桐客甌  
錫粥對禺中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杯盤錫粥春  
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錫粥冷東坡詩  
云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錫皆清明寒食詩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四

宋 胡仔 撰

陽關霓裳

東坡云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

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  
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  
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  
一句不疊審矣

山谷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  
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不傳余自荊州上峽  
入黔州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  
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

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之

西清詩話云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余嘗觀唐人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

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曲則知霓裳亦來自西域云

蔡寬夫詩話云霓裳之始世多以白樂天所記與劉禹錫王建二詩不同為疑按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為霓裳羽衣曲此說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侵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之始自當以此為證也鄭嵎津陽門詩以謂上歸但記

其半會西涼府都督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  
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敬遠所進作腔此則與樂天  
之說符矣但不知禹錫建皆與此數人同時何從復得  
異說也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故古作霓裳  
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為題此自一曲也是歲  
榜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其詩始言開元太平時萬國  
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蓬壺事已空仙  
樂功无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則亦是祖述開元

遺聲耳此曲世无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  
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  
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

茗溪漁隱曰明皇遊月宮事凡見於五書鄭嵎津陽門  
詩注明皇雜錄高道傳此三書皆云葉法善引明皇遊  
月宮聞樂歸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與羅公遠同遊  
異人錄云與申天師同遊惟此二書為異余嘗考高道  
傳亦有羅公遠列傳无遊月宮事則知唐逸史之誤无



疑若異人錄別无以證之未遽以為誤也

祕色

侯鯖錄云今之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祕色比見陸龜蒙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寒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祕色非錢氏為始

唐人雜記

蔡寬夫詩話云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

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  
此詩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  
者或填入樂府仲賢當前輩未貴杜詩獨知愛尚往往  
造語警拔但體小弱多一律可恨耳歐陽文忠公稱其  
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為集中少比恐公未嘗見其全編  
大抵仲賢情致深婉比當時輩流能不專使事而尤長  
於絕句如一夜西風旅鴈秋背身調鐵索征裘關山落  
盡黃榆葉駐馬誰家唱石州又江雲薄薄日斜暉江館

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  
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  
西清詩話云緱氏王子晉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工部  
文寶嘗題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  
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守洛過  
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在處處有神物護  
持苔溪漁隱曰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此果一  
人邪果二人邪當俟知者問之

苔溪漁隱曰羊士諤尋山家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余嘗居村落間食飽櫓筇縱步款鄰家之扉小立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詩中之語然後知其工切也

迂叟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美暢諸

一云暢當

二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

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西清詩話云題華清宮一絕行盡江南數十程曉乘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乃杜常也又武昌阻風一絕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間臨水貪看飛花忘却愁乃方澤也二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殆不可知矣

西清詩話云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鵝

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  
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茗溪漁隱曰余嘗用此  
語作春日一聯云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撫言云李濤篇詠甚著如溪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  
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  
炙人口

茗溪漁隱曰聶夷中詠田家詩云鋤禾日正午汗滴禾  
下土故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此數語最佳其餘雖有

諷刺亦俚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今楊子橋為對干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楊州城中李紳與李頻詩云鷓鴣山頭片雲晴楊州城裏見潮生以為自大歷後潮信始不通今瓜洲既與楊子橋相連自楊子距江尚三十里瓜洲以閘為限則不惟潮不至揚州亦自不至揚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大抵江中多積沙初自水底將涌聚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

水初謂之塗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而謂之黃花雜草地其相去遲速不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黃花變而生蘆葦則縣亘數十里皆為良田其為利不貲矣故有辨其水色即請射而懸空出稅三二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之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復不與潤州為一邪漫叟詩話云世俗多以樂史慈竹詩諭蒙謂其有補於教化有云又聞猱獠死終不相弃離事見十道四蕃志愛州有此獸似猴而大有仁義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



為射所中則傷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孰謂人而不如獸乎

漫叟詩話云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諭蒙若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席詩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馮重可謂著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

### 楊凝式

蔡寬夫詩話云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自號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書法高妙傑出五代可與

顏柳繼軌今洛中僧寺尚多有其遺跡題華嚴院一詩  
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  
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  
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烟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  
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書亦自深穩老健前輩所  
貴重也

羅隱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

具號很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先主論曹公壁間舊  
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沈吟很石空存事莫尋漢  
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  
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  
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  
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  
而石亦毀剥矣寺中有李衛公詩陸探微吳生等畫亦  
同為煨燼惟梁天監中兩鉄鑊各容數石尚存苔溪漁

隱曰余讀五代舊史隱錢唐人工詩尤長於詠史唐宰  
相鄭畋深器之鄭有女美而才嘗得隱詩諷誦至於忘  
寢食鄭憐其意欲以妻隱一旦召隱至私第具食俾女  
於壁間窺之女見隱貌極陋遂焚其詩不復肯誦焉婚  
亦竟不成隱累舉進士不第錢尚父鏐辟為從事官至  
給事中

東坡云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予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  
无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

无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予游京口甘露寺  
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予感之賦詩其略  
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刳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  
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  
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登廣  
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太白  
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无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  
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為豎

子乎

西清詩話云吳越紀事越僧處默賦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我句失之久矣乃為吾師丐得識者鄙其儂薄太甚

桐江詩話云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

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  
身為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

五季雜記

東坡記唐事云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州王鎔書記  
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  
韓曰燧林芳草繇繇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唯谿山  
上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  
韓即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

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  
稱為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譬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  
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  
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  
用班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  
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班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  
士表雪兒孝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  
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



曰浴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於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復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復問郁壘嵎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湘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无窮會中主引李繼勲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枿上令感化賦詩

應聲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  
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  
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  
云皖公山愈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  
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景斜不落壽杯中  
中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當嗣主時  
為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  
牛詩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斜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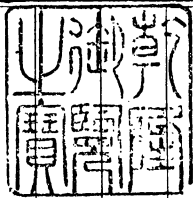
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  
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  
主因慟俛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  
為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石林詩話云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為狀元時年二  
十六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歸班年纔四  
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政无恙以詩  
賀之云一戰文場拔趙旗更調金鼎佐无為白麻驟降

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  
馬蹄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  
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坐主門生之禮尤  
厚

茗溪漁隱曰小說記事率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  
者如一詩一詞蓋亦偶爾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  
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  
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

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娼妓詞本  
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  
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類  
此者甚衆殆不可徧舉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四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四